

活力中国调研行

厚植创新生长“土壤”

抓取、识别、检测、分拣……在智元展厅，精灵G2机器人在模拟产线上演示高精度作业，整个过程无需人工干预。展厅大屏上，同样型号的机器人在江西南昌的龙旗科技工厂里与产线工人同步作业，6天完成17500余件平板电脑质检工序，成功率达99.99%。

G2机器人的出生地在上海。前不久，成立仅3年的智元，迎来了第15000台产品下线，再次刷新全球行业量产纪录。

而这样的态势，不只体现在智元一家。近日，记者跟随“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团来到上海。从张江科学城的实验室到闵行的脑机接口未来产业集聚区，从杨浦的数学研究院到普陀的沿沪宁协同创新中心……一幅“企业唱主角、源头有活水、转化有桥梁”的创新生态图景正徐徐展开。

在上海，企业被推到创新的C位。“产品要做到商业的成功，必须进入一个个真实的、具体的场景中，实现更大的价值。”智元合伙人、具身业务总裁姚卯青说。从舞台表演到工厂实干，这支平均年龄32岁的团队已申请超900件专利，发明专利占比约七成，在具身智能领域新增发明专利数上排名

第一。

成立仅5年的沐曦股份，已成功实现3颗主力芯片的一次性流片量产，基于全国生产工艺的曦云C600实现了从设计到量产的全链条闭环。截至去年年底，沐曦GPU产品累计销量超5.5万颗，部署于10余个智算集群。“在上海，3公里范围内即可对接全链条资源。”沐曦股份首席产品官、高级副总裁孙国梁说。

企业站C位，政府搭好台。在市级科技专项资金中，企业牵头承担的科研项目经费占比已超过三分之一，为各类创新主体中最高。

创新，更深的功夫在“看不见”的地方。“做农业基础研究一定要有长远眼光，提前部署，想到将来会发生的问题。”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林鸿宣说。林鸿宣院士团队早在20多年前就开始着手水稻耐热方面的研究，花了8年多的时间，从非洲稻里找到耐热基因，导入优良品种后能显著减少高温胁迫引起的产量损失。

在上海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院，交叉成果也在持续涌现：统计模型为传染病防控提供数据支撑，计算几何实现脑部病灶

精准识别，国产优化算法打破海外软件垄断。“科研想要实现‘从0到1’的发展，没有基础科学的支持，我们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跑。”研究院理事长、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说。

上海在用制度为这份耐心护航。2025年，上海市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的比例达到12%左右，财政基础研究投入达92.53亿元。率先创建“基础研究先行区”，推行“长周期支持+国际小同行评价+失败容错机制”；不设短期考核硬指标，不看“帽子”不看论文数量，让科学家能够专心“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有了“从0到1”的突破，还要转化为“从1到N”的产业增量。

在张江药谷，4000多家生物医药创新主体在此集聚，全球医药20强中17家落户于此。2025年，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规模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今年以来，19个第三类国产创新医疗器械获批上市，位居全国第一。

创新从技术验证到产品落地，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支撑。上海用一套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为创新的种子“遮风

挡雨”。

在张江高科895孵化器，一家初创芯片设计企业可以用五折的价格使用总投入超1.3亿元的高端测试设备。这个单体面积达11.69万平方米的孵化器，已累计培育1600余家创新企业。

曦智科技的成长，与上海的“创新土壤”密不可分。刚来到上海时，曦智还是一家光电计算领域的早期探索者。上海完整的产业链条，便利了企业与供应链伙伴的合作对接，为创新产品的快速迭代与落地提供了场景支撑。今年4月，这家全球光电混合算力领域的先行者在港交所上市，成为全球AI硅光芯片第一股。

目前，上海已累计布局建设19家高质量孵化器，4家获评工信部卓越级孵化器，占全国三分之一。

“强化为国担当、勇为尖兵的职责使命，聚焦‘策源、改革、生态’3个关键词持续发力。”上海市科委主任骆大进表示，上海正锚定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核心任务，保持战略定力，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加快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科技强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一节课都没上，只是报了名，就要扣45%的学费？”近来，有一些网友反映，因工作生活地变动或者身体原因等，他们决定退出驾校培训，但在要求驾校退费时，却遭到拒绝或被扣除高额费用。

预付式消费的“退款难”远不止于驾校。如今，培训机构、美容院、健身房、洗衣店——预付式消费几乎覆盖了生活消费的每个角落。预付式消费的特点是，经营者收取预付款后多次或者持续向消费者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报名时痛快交钱，退款时层层设卡，成为不少消费者的共同痛点。据统计，预付式消费长期居投诉量前列，其中“退款难”稳居榜首。

每一起投诉的背后，都是真金白银的损失。从已公开的涉预付式消费案件看，有无合同很关键。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经营者以收取预付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与消费者订立书面合同，约定包括预付款退还方式等在内的具体事项。2025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正式施行。其中对各种不公平交易的情形划出红线，明确收款不退、丢卡不补、限制转卡等“霸王条款”应依法认定无效。这些规定为消费者维权提供了依据，也给商家划出了红线。

虽然相关制度不断完善，但消费者想真正要回预付款，仍面临现实困难。有时候店还在、人还在，就是不退钱；想去法院起诉，但诉讼费、律师费可能比要回的金额还高；即便立案，开庭也可能要等上3个月，不仅时间成本高，而且诉讼程序麻烦，最终多数人只能选择“算了”。

解决预付式消费退款难问题，当从源头抓起。一方面，加强预付资金全链条穿透式监管。市场监管总局等5部门印发《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方案（2025—2027年）》，提出落实预付式消费经营者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等方面的主体责任，探索实行预付式消费资金托管模式，防范化解预付式消费风险。有的地方已经打造预付资金监管平台，如苏州的“苏智合”、郑州的“郑预付”、广州的“广信预”等，依托智能合约技术实现“消费一笔、核销一笔”精准划转资金，确保流向透明。另一方面，规范预付式消费合同行为，强化合规引导，明晰权责。有的地方试点预付式消费合同示范文本，如浙江发布预付式消费首个省级合同示范文本——《浙江省美容美发预付式消费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为行业提供了参照。

不过，这些探索仍处于起步阶段，预付资金监管平台的覆盖范围有限，许多商户未纳入强制监管，有的行业也缺乏统一的合同示范文本。消费者维权快速解决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说到底，预付式消费中，消费者图的是优惠，商家图的是稳定现金流。完善预付资金监管，推动商家合规经营，最终目标是让消费者敢预付，进而敢消费、愿消费。解决好退款难等问题，商家赢得信任，消费者获得安心，这才是真正的双赢。

时值盛夏，宁夏吴忠市同心县河西镇同德村村民杨文家中，快递车正忙着装运货物，加工坊内机器轰鸣，工人们有条不紊地生产各类调料产品。

“现在通村公路又宽又畅，快递物流四通八达，正是发展产业的好时机。”杨文早年在银川经营餐饮，2022年，他选择回村创业，建起加工厂，通过直播平台将调料产品销售往全国各地。工厂年销售额达700多万元，带动8名脱贫户稳定就业。

同德村现有村民1615户，曾经是深度贫困村。“过去这里是戈壁滩，刚搬来时，每户只有一间54平方米的房子，连围墙都没有。”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马小军说，如今这里已成为民居整齐、道路笔直、广场宽阔的美丽村庄。

同德村是生态移民村，2012年由同心县内11个自然村的搬迁群众组成。“搬得出，稳得住，关键还要能致富。发展产业、引进企业是重中之重。”马小军说，2013年，同心县引进宁夏润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落户该村。村里将4166亩土地流转给企业种植枸杞，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务工增收。

“枸杞种植采摘需要大量人手，但招工并不容易。”村民马生龙回忆，当时企业采用票据记录、次月结算的模式，员工积极性不高。为此，他通过银行贷款等方式筹集资金，并从中宁县请来技术员，帮助提升本地村民的种植采摘水平。

“高峰期每天能带动1000多人务

戈壁滩上建起和美新村

本报记者 马忠忠

所得奖金用于每天为务工人员提供一个饼子、一包牛奶。“不少人劝我到城里买房，但我是靠着好政策搬迁到这里致富的，我想留在村里，带动更多人过上好日子。”今年，马生龙被选为村党总支委员。

村里聚焦枸杞、养殖、劳务、光伏四大产业，构建“党建+产业”发展模式。全村970余户农户通过屋顶及空置院落安装分布式光伏，实现户年均增收500元；村集体公共空间光伏年创收近57万元。2025年，该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865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134万元。

产业基础不断夯实，推动着文明新风的孕育。村民从四面八方搬迁而来，从零散个体融为一个大家庭，难免产生矛盾纠纷。2021年，村里打造了诉源治理工作室，联合多方力量，每周入户排查矛盾，第一时间梳理源头，对症下药。

教育点亮孩子们的未来。在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村里多方筹措资金。自2021年起，每年“六一”，幼儿园和小学的700多名学生都能收到装有护眼台灯、保温水杯、学习用品的爱心礼包。

村里还着力打造了党建公园、党建长廊，设置“百姓唠嗑亭”和“红石榴”雕塑，组织党员群众赴红色教育基地学习。结合“情暖冬至”“守望童心”等活动，开展特色活动120余场。

“草原医生”吾哈斯：

马背行医半生，守护牧区百姓健康

新华社记者 顾煜阿曼

盛夏时节，新疆塔城地区巴尔鲁克山草木葱茏。清晨，山下裕民县哈拉布拉克镇依勒玛街社区“吾哈斯健康服务室”里，早已坐满了前来问诊的群众。诊桌后，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仔细翻阅病历，不时叮嘱患者。虽然已年过七旬，他依旧声音洪亮、思路清晰。他，就是“七一勋章”获得者、牧民心中可亲可敬的“草原医生”吾哈斯·苏来曼。

50余载从医路，从风华正茂到霜雪盈头，从骑马奔波巡诊到坐诊便民服务室，吾哈斯累计接诊患者10万余人次，成功抢救危重病人数千名，亲手接生新生儿3200多个。

在牧民们心中，他就像草原上的“120”。只要吾哈斯来了，人们的心里就踏实了。

“哪里群众最需要医生，我就去哪里”

1955年，吾哈斯出生在裕民县一个普通农牧民家庭。辽阔草原赋予了他坚韧的性格，也让他从小就真切感受到牧区群众看病难、就医难的问题。

1969年7月，吾哈斯开始跟随当地赤脚医生学习，每当看到患者经过治疗减轻病痛，更坚定了他当一名医生的决心。

1975年，从塔城卫校毕业后，吾哈斯进入裕民县牧业医院工作，分配时他主动申请前往最偏远、最艰苦的牧区。有人不理解：“好不容易学出来，为什么往条件最差的地方去？”吾哈斯的回答很简单：“哪里群众最需要医生，我就去哪里。”

一句承诺，一守就是半个世纪。

那时的巴尔鲁克山和库鲁斯台草原交通极为不便，没有柏油路，没有通讯设备，更没有救护车。

牧民逐水草而居，居住点分散在山谷、草场之间。出诊靠骑马，巡诊靠步行。一匹马、一个药箱、一支马鞭，就是他的全部装备。最远的冬牧场，单程就要一天多时间。如遇到暴风雪，常常连方向都辨不清。为了给患者输液换药，他经常一出去就是三五天。但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只要有人求医，吾哈斯从未推辞。

“医生不仅要治病，更要帮人”

在哈萨克族习俗中，帮助新生儿剪断脐带的人被称为“脐带妈妈”或“脐带爸爸”。不久前，牧民阿勒嘎·热艾汗见到了孩子的“脐带爸爸”吾哈斯。“吾哈斯医生，没有你，我和孩子可能就不在了。”话还没说完，阿勒嘎眼角的泪就涌了出来。

阿勒嘎至今仍记得，1987年11月的那场大雪，她预产期到期，出现腹痛，情况危急。吾哈斯接到消息后，立即背起药箱出发，冒着寒风大雪，骑马赶了十多里路。当吾哈斯掀开毡房帘子时，阿勒嘎已出现难产迹象。吾哈斯迅速打开药箱，开始助产。毡房外，风雪嘶吼了一夜；毡房内，时间被拉得格外漫长。

当孩子滑入吾哈斯的手中新，新的危险接踵而至：婴儿全身青紫，没有哭声和呼吸。吾哈斯判断孩子呼吸道被

异物堵塞，立即俯身用嘴吸出。经过一番努力，一声响亮的啼哭划破草原，人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几十年来，3200多个孩子经吾哈斯的双手降生。许多孩子长大后，依然亲切地称他“爸爸医生”。

吾哈斯对每一个病人都全力以赴。牧民开凯西·沃尔孜哈力曾因疾病饱受困扰，又因家庭贫困长期无法规范治疗。为了帮助他康复，吾哈斯免费诊治，还常垫付药费。每隔20天，他都要骑马随访。这一坚持，就是数年。最终，开凯西病情得到有效控制，几十年没有复发。

孤寡老人、困难家庭、残疾群众……谁家有困难，他总会主动伸出援手。在吾哈斯看来，“医生不仅要治病，更要帮人”，这份朴素的信念，贯穿了他整个职业生涯。

“共产党员哪有退休这一说？”

吾哈斯把大部分时间给了牧民。1981年父亲去世，吾哈斯在冬牧场巡诊，未能见父亲最后一面。女儿玛依拉回忆，小时候对父亲很陌生，他常年在牧区，四五个个月才能回一次家。但玛依拉深深记得，暑假父亲骑马带上她去牧民家出诊的场景——“吾哈斯医生来了！”牧民们见到他们，像见到亲人一样热情。

有一次，她见证了父亲为产妇接生的过程。当婴儿的啼哭声传来，大家眼里满是感激和敬佩。“从那时起，我心里就种下了一颗种子——医生是伟大的

职业。”玛依拉说。玛依拉后来学了预防医学，毕业后回到家乡。“父亲嘴上虽没说什么，但可以看出他是最高兴的。”玛依拉说，上班第一天，父亲叮嘱她：“穿上白大褂，就要为百姓的健康负责。”

2015年，工作了40载的吾哈斯光荣退休，许多人劝他回家休息。这位1993年入党的老党员说：“共产党员哪有退休这一说？只是换个地方接着干。”在家只待了几天，他就背起药箱开始义诊。社区得知后，帮他建立了“吾哈斯健康服务室”。

2023年，他牵头发起“吾哈斯健康惠民行”志愿服务项目，组建的志愿队伍发展到350人，累计开展健康讲座1500余场。义诊现场，吾哈斯如同熟悉的老友，和各族群众闲话家常，细致询问身体状况。不少居民由衷感慨：“吾哈斯医生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如今的巴尔鲁克山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通了，网络有了，现代化医疗设备进入基层，牧民看病越来越方便，但吾哈斯的故事依然在草原上传颂。

当地群众常说：“草原上的花儿有多少，吾哈斯医生做的好事就有多少。”

2021年，裕民县将他的家打造成“吾哈斯·苏来曼小院”，成为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院子里的旧药箱、泛黄的巡诊记录本、磨破的毡筒靴……一件件老物件都在讲述马背上的那段岁月。

傍晚时分，健康服务室里最后一位居民离开，吾哈斯合上病历本，整理好桌面。窗外人来人往，草原上的风依旧吹拂。吾哈斯深情地说：“总共救治了多少患者，我也说不清了。作为医生，尽最大的努力守护人民的健康，是我的责任。”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